



鶴林玉露卷十一



廬陵羅大經

景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
 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倣擾倉忙間載以籃
 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
 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賫送香燭
 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
 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
 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歷正仲春感
 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

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蒞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脩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

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蕊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鷄膾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

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子髮曲局薄言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迹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沉居重位實

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
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
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
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
游不諳民事經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
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朝常得寢罷罷編摩之
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
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天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
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
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
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

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
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
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誅
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
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
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
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
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
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
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
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爲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臬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擗勢正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

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

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艸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

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辨大事其誰能信之

殺核對答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

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婁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叅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叙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

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關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

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
女子壘處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
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
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
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
年顯仁太后回鑿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
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
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
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失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
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婦富貴終身矣

鬻祠廟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
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
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
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
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
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
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離白鷗欲下還
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
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
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趁
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蘄黃二守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接蘄黃榘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立可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儉約

李若谷爲長社今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

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
法要見舊時齋醮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
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
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
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
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
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
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畜淡泊有久
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
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
來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

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斷決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
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
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
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
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詔上
愚可發一笑

針灸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俶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暮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徑頃刻能開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

處士家山間艸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队尋花
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
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
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
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
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
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
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
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干恨
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
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

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綉口垂金薤月露美
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出巢來其風味
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
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爲祕閣校勘吾黨之士
多勸其母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秦
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
侶轅生對策時怨鶴鷲猿辭舊隱鞭鸞咎鳳總新知早
陳經國平邊策端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太
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

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
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
興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
角篦於寢宮以此示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
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

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
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
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
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
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鯤運不足
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
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

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
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
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秦太通前輩謂伐
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
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怒湯武也序
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
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
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
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愾
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

毖之詩悲哀急迫豈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
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
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
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
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
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
有慙德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
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
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
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素紹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剪素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手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

百年齒暮也多病長疾也臺尚迴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大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昌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池鷗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客生題
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
滿自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
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